

2020–2021 疫情随想

彼得·韦恩·刘易斯

我一直认为我们人类栖居在一具巨大的身躯之内，这身躯围绕着我们，这便是自然。围绕在我们个人身体周围的空间勾勒出我们的边界与外表的形状，通过我们的感官而增强，随即创造出我们所谓的现实。

1347 年，黑死病席卷中世纪的欧洲，开启了死亡与复生的轮回。欧洲文艺复兴也渐渐萌芽，在伟大的扬·范艾克（Jan Van Eyck）的作品《阿诺菲尼的婚礼》（Arnolfini Portrait, 1434）中，视觉图层通过镜面的反射创造出不同现实所构造的幻境。而在反射中那些相异的现实，或许正如理论物理弦理论所假设的那样，创造出我们眼中的物质与世界的形态。

我们体内是各样的器官：我们的大脑，心脏，肝脏，胃等等。也有数不清的寄生虫或细菌帮助我们消化，又或是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并且维持自愈能力。而那对抗入侵病毒和疾病的抗体，更是维持身体秩序的重要机制。

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家阿兰·古斯（Alan Guth）对于所谓的伪真空理论，宇宙大爆炸和前驱理论都有深刻的见解。对于我而言，这些理论代表了在一个世界或多元宇宙系统里另一个世界的反映。大千宇宙中包含大千世界，而现实世界中又有无数的现实。又或许，这现实存在于在人体的隐喻中。

宇宙的内脏即是星球、行星、光、重力、宇宙、虫洞、黑洞、暗物质、强相互作用力，弱相互作用力与宇宙中不可胜数的其他存在。人类在这其中仅仅只是一粒尘沙，这尘沙有时却会制造混乱，通过环境污染、全球变暖和大气层破裂，破坏我们当前的生态系统的平衡。如果我们的身体能够通过利用有益抗体攻击入侵物的方式来治愈自身的话，那么由此推断，宇宙机体，作为另一种意义上的生命体，也会攻击有害物。而人类对于宇宙而言，

W.MING 蓮藝

已经足够称得上是有害物；当然同时，人类也有能力通过与周围的能量场和谐相处而成为一种良好的酶。

这次的疫情给予了我们一个机会去改变我们的社会与文化。而且正如疫情期间所揭示的那样，环境之美轮美奂的面纱重新被揭开，露出一代人未曾见过的湛蓝天空，动物们正自由自在的生活，一如往昔。

人类大脑最深处的本能发出的指令是自我保护。换句话说，在人类集体历史中，我们也曾面临过灭绝。在如今日这样的悲剧性时刻，我们更需要珍视我们重塑文明的机会，我们的意识已然进化，并实现想象力的巨大飞跃。绘画的诞生便是如此，它出现在不同年代，作为一种映射我们的经历和世界形态的方式，救人类于水火。

当我们伴随着失败和痛苦一步一步走出当下的灾情再次见证超越时，我盼望着能够看到崭新的想象力绽放在我面前，与此同时创作出其他启迪世人的文化转变。

©彼得·韦恩·刘易斯 5/6/2020, 12/6/20, 写于 Covid-19 期间

彼得·韦恩·刘易斯出生于牙买加西印度群岛的金斯敦 (Kingston)，于 1962 年随父母移民到美国加利福尼亚的萨克拉曼多 (Sacramento)，并于 1983 年成为美国公民。他在 1979 年从加利福尼亚的圣何塞州立大学获得绘画艺术硕士学位，并曾任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马萨诸塞州艺术与设计学院绘画系终身教授 25 年，包括担任系主任。他保持雄心勃勃的工作室实践，将他的时间分散在纽约大都会区以及中国北京，他是北京绿洲画廊的总监。

彼得的作品曾在美国、非洲、加勒比地区、欧洲和亚洲展出。最近的个展包括德克萨斯州威明顿的特拉华当代美术馆 (2019-2020 年)；北京 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北京工作室绘画作品展 (Philip Tinari 策展, 2016)；MOCA-北迈阿密 (2015 年) 以及在三大洲的画廊展览。他的作品被美国及海外众多公共和私人收藏。